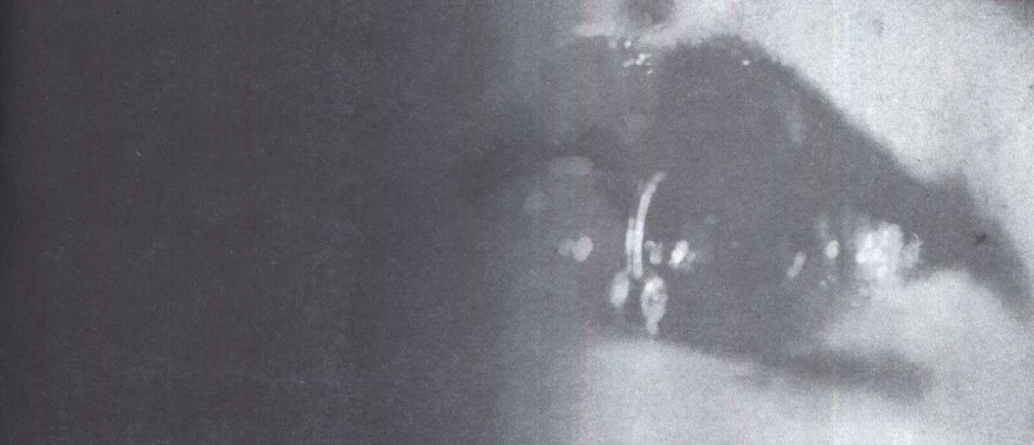


与你有关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wenyichubans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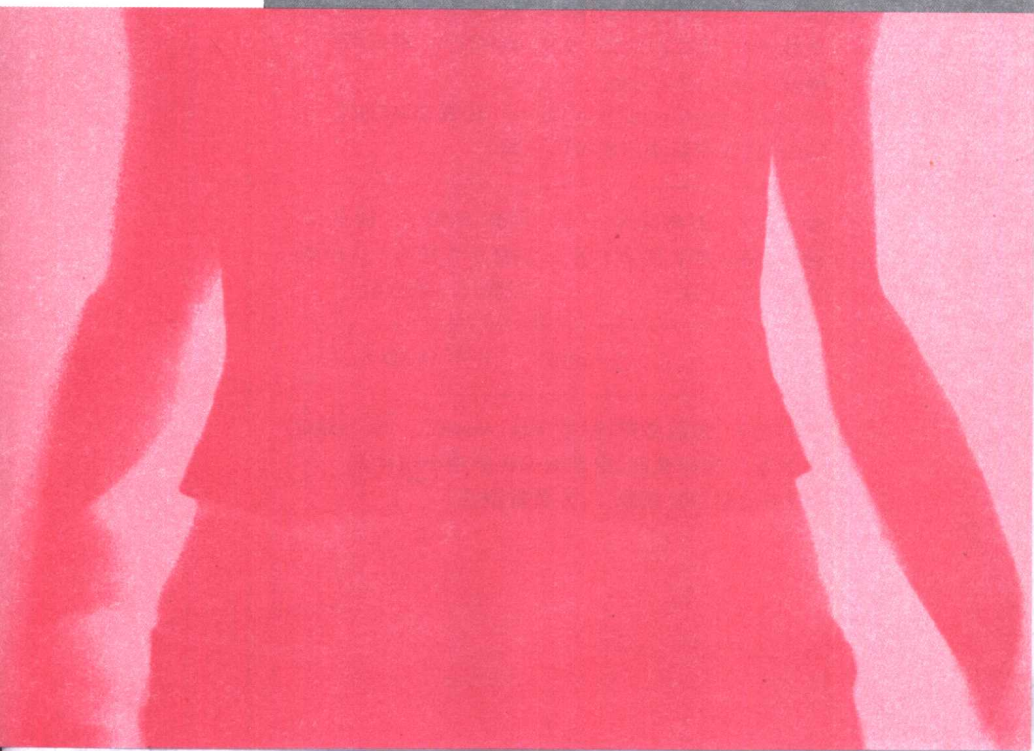
村人著

Y U N I Y O U R A N



U N I Y O U R A N

与你有染



Y U N I Y O U R A N

该小说言说了现代都市人为物欲所束缚而丧失本我的尴尬生存状态。

男主人公谢系因终日沉溺于工作而忽略了对妻子的温存，导致家庭走向破裂的边缘。接着，他在参加延陵市副局级干部的公开招聘中，又被人诬陷为“嫖娼”，其升迁的梦想转眼成为泡影。在内外交困中，谢系选择了辞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风尘女子庞靖，在她的帮助下，谢系终于走出了生活的误区，心理、生理上的缺陷得以医治。此时，庞靖却因涉嫌杀人而锒铛入狱，陷害谢系的人也因此浮出水面……

此小说含义深长隽永，深幽窃渺，时时折射出作者的睿智，语言耐人寻味，含蓄而颇具穿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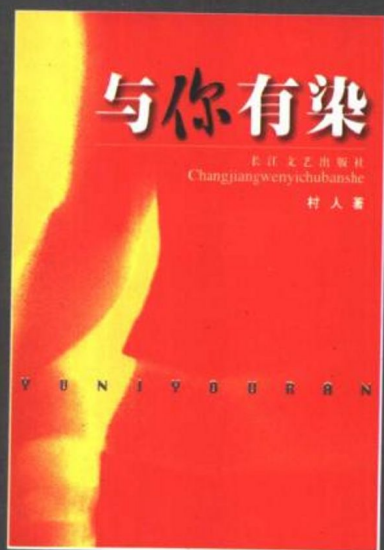
Y U N I Y O U R A

村人 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游离于官场之外 海阔天空
徘徊于爱恨之中 情意迷离

责任编辑：尹志勇
封面设计：贺凯



第一章

一

白天人们还在诅咒着闷热的负隅顽抗，临近傍晚时，先是呼地刮了一阵风，随即雨就凉爽地下着，密密匝匝的，下了足有一个时辰，雨止了，天又放晴了。行人的脸上露出惬意的笑，仅仅这点愉悦之色，差不多被夏季持续的高温，在一个季节中给剥夺了。此时，他们终于又可以大胆地走出户外，享受着依旧缺乏秩序的奢靡生活。

显然今天的谢系与延陵市的绝大多数人不一样，他的生活逐渐地进入了新的轨道。

谢系的桌子上放着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各类书籍，还凌乱地堆放着各种文件，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尘。记忆教条的东西对于年方三十一岁的谢系而言，并不吃力，只是在理解上显得稍微有些力不从心。在担任团市委宣传部长之前，谢系也是摇着羽毛笔写劳什子小说的文学青年，差不多快达到成名成家的分上了，一桩婚姻之后，谢系的人生抵达了岔路口，文学与仕途。此时的选择对于大多数

文学青年来说，颇要挣扎一番，可谢系选择得很轻松。因为所在的单位面临改制，局改公司，选择仕途，至少是选择了生活有基本的保障。

谢系担任团市委宣传部长第二年的夏季行将结束时，又参加了延陵市副局级干部的公开招聘，直奔文化局副局长的位置。平心而论，谢系所想并非是赶赶时髦，表面上看起来是单位同事的撮合，一再对谢系说明，不是想把他掘出团市委，真实的情况是市政府做了公开招聘副处级政府官员的广告之后，两周内仅仅有三个人报名，于是要求具备条件的单位，把所有适合本次公开招聘范畴的人员名单，上报负责招聘的委员会。谢系是钟情于仕途生涯的，可他所设计的在仕途道上行进的路线与公开招聘不一样，谢系没想过从捷径进去，不过一旦捷径摆在了面前，居然也抗拒不了诱惑，于是谢系就成了这样落入网中的鱼。

笔试。

面试。

初试。

复试。

前前后后被糟蹋了十多次，总算告一段落。谢系忽然地发觉自己的心态随着这次招聘的进程，渐渐地起了变化。伊始，不过觉得自己是滥竽充数，以壮公开招聘之行色，慢慢地觉得自己比起那些参加招聘的所有人来，也不差。至少是在应聘文化局副局长的六个人中，怎么说，自己也是佼佼者。既然已踏上了仕途，当文化局副局长当然要比团市委宣传部长响亮得多，也实惠得多，即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也是副局长的机会多。何况这么多年来，本市的文化系统早已经没了文化，千年的古城，日渐沙化。其主要原

因在于文化官员有腐化也有浮华，就是无文化，以为只要写几部不伦不类的地方戏、广播剧、流行歌曲什么的，争取一下省和全国的什么工程奖，延陵城就是文化城了。其实谁都明白如今工程的质量和验收方法。谢系对城市的文化似乎有他独到的见解，此时担纲文化局副局长应该是谢系一显身手的时候。

如此这般地做了一番梦，谢系居然真的以为自己明天就要走进文化局副局长的办公室上班了，连续多日，晚上在家伏案疾书，规划复兴本市文化之计划。

谢系做的虽说是梦，但千万不要以为是白日梦。对于谢系之梦，北京中关村出的一句广告语，很能表达谢系梦的价值：假如人类失去了联想？

在这场秋雨抵达延陵市时，谢系从非正式渠道得知正式消息，延陵市文化局副局长的位置非他谢系莫属。

谢系手里握着对方早已挂断的电话听筒，长时间地傻傻笑着，真想跑到走廊里振臂一呼。不过想归想，做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现在更该谨慎。煮熟的鸭子都会飞走的。当自己的屁股还没有坐在副局长的椅子上时，知道这个消息的人越少越好。谢系给家里拨了个电话，好半天没人听电话，沙曷眭哪去了？谢系放下电话，拍拍脑袋，妻子昨天就去上海学习了。谢系收拾收拾办公桌，正准备离开，电话响了，谢系看看墙上的电子钟，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接听还是不接听？谢系犹豫着呢，电话铃却是坚持不懈地闹着。

算了，还是听吧。

“我就知道你肯定在！”

对方没让谢系说上一句话，就大声地嚷嚷。

是妻子沙曷眭。

“你好。”谢系多年来习惯对妻子使用非常礼貌的词汇了，“生活习惯吗？”

“谢系，上午延陵市就有人打我的手机，告诉我你已被选入‘后宫’了，本来想晚上打电话对你说的，可晚上几个人约我去夜游浦江。”

“我还真的不知道。”谢系压抑着内心的激动。

“你也当副局长了，回去之后，我们之间的事该处理处理了吧。”

“八字还没一撇呢。”

“组织部来的消息不会有假。”

“回来再说吧。”谢系对沙曷眭又来了一句礼貌的话，“祝你晚上游江愉快。”

“我挂电话了。”

“再见！”

放下电话后的谢系，没再像第一次听到有关自己入选副局长的消息后那么兴奋，当然，谢系相信妻子那方面的消息远比自己所得的消息准确得多，按理说，应该激动，偏偏是消息从妻子沙曷眭那里来的，谢系怎么也激动不起来。几年来古井无波的家庭生活，似毒剂一般流淌在静脉血管里面，他所有的神经末梢都给浸泡了。

看着一窗的雨，谢系逐渐地找回一点感觉。

今晚得找个地方坐坐，喝喝茶。

谢系拿了包，带上门，来到楼下，路过的一辆出租车试探性地靠过来，谢系拉开仍在慢速行驶中的出租车车门。

“先生，上哪？”出租车司机是女的。

“双桂坊那边转转。”谢系没想好究竟去哪里。

“转转？”

“我想找一家环境好一点的茶室。”谢系解释道。

“美术馆旁边有一家新开张的茶室，据说环境不错。”

“哪一家？”

“大概是叫‘茗典’。”

“就是茗典。”

说话间，出租车已经停在了茗典茶室的门口，谢系付了账，没忘记向女司机表示了感谢，然后夹着包走进茗典，迎宾小姐把两扇雕刻着飞天女神画面的玻璃门拉开，适时地送给谢系两张布着笑容的脸和一声轻雅的“欢迎光临！”磁石般的声音拽着谢系的腿朝里面迈，让谢系感到为难的是，茶室里面落在他视线范畴内的所有座位上，都坐了人。

“先生，若是您不介意的话，里面还有一个座位空着。”领宾小姐的彬彬有礼使谢系很难说不。

谢系随领宾小姐来到里面的空位上。准确点说，那张桌子旁边已经有一位小姐，小姐的对面，还有一张空位置。谢系似乎不愿意去打扰一位小姐的清静，也就停了下来。其实谢系正在庆幸自己好运，如此漂亮可人的小姐今晚似乎特地守着一张空位置，等他光顾的。

“先生，今天正好下雨，附近也没有比我们环境更好的茶室，您是不是将就一些，今后您光临茗典，一定给您留一个桌子。”领宾小姐脸上恰到好处的笑，使人很难把它与商业联系在一起。

“只是那位小姐……”

“没事。”领宾小姐快步走到空位前，对谢系说，“先生，您尽管放心，漂亮的小姐随时都会欢迎一位绅士坐在她的对面的。”

那位小姐果真妩媚一笑。

“谢谢。”谢系把包放下，朝对面的小姐礼貌一笑。

就在服务小姐给谢系泡茶时，谢系瞥了一下对面的小姐，也就二十出点头的年龄，瓜子脸型，眼睛不大，却有种狐光，嘴唇厚厚的，性感，上身着了一件领口偏低的肉色体恤，隐约地显出乳沟，下身是一条散落着花瓣的超短裙，腿上着一双夸张的棕色皮靴，脖子上挂着一只火柴盒大小的手机，墙壁上的挂钩上随便地挂着一件半短白色风衣。

有如此漂亮的小姐坐在一起品茗，算得上前世有缘，今生有幸。可这种得意没一会儿，就被一种说不清的压抑替代了，谢系不知道自己的目光究竟该投向哪个方位，总不至于闭上双眼。对面的小姐似乎看透了谢系的心思，她拿起桌子上的笔，在点茶的纸上写了点什么，推到谢系的面前。谢系朝小姐笑笑，拿过纸条。

“我叫高棘，怎么称呼你？”

谢系从口袋里掏出笔，在纸上认真地写着：“谢系。”

高棘又写上了：“很高兴在这个秋雨的夜晚，能遇到你。”

“谢谢，我和你是一样的心情。”

“你想知道，刚才我想告诉你什么吗？”

“想。”

“我想告诉你，别坐在我的对面。”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只毒蜘蛛。”

“我看你倒像一只狐狸。”

“你真的愿意坐在这里我和笔谈？”

“和你笔谈心情不坏。”

“你会后悔的。”

“现在就后悔了。”

“后悔什么？”

“后悔不该坐下来。”

“为什么？”

“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

“你哪里工作？是不是这个问题很老套？”

“确实老套，不过这是正常人交往的程序。我在团市委上班，你呢？”

“我夏天刚毕业，工作还没落实。”

“学什么的？”

“电脑程序员。”

“能告诉我你上的哪所大学吗？”

“南大。”

“我们是校友。”

“能遇到学长我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我能提个建议吗？”

“当然。”

“到外面走走。”

“雨还在下着呢。”

“我喜欢雨中行。”

“那好吧。”

“我还有一个建议。”

“请说。”

“这次算我请客。”

谢系迟疑了一下，在纸上写了个“好”字。

走出茗典茶室的门后，高棘的手自然地伸在谢系的手臂

里。谢系顿了顿步子，兴奋与尴尬同时布满他的心头。若是换了另外一个城市，不在延陵，谢系怎么都不会觉得尴尬，偏偏是在延陵市，晚间人气兴旺的双桂坊，说不准从哪个方面就有一双熟悉的眼睛盯了过来。虽说现如今，领导干部带小秘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可人家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是款款君子状，至于私下里，在没人所见的地方，干什么事，另当别论。谢系当然不能对高棘说，把你的手拿开。这不符社交礼仪，显得缺乏风度。好在有辆出租车适时地停在了谢系和高棘的面前。

“请问去哪里？”司机问道。

“去……”

“去新区。”高棘打断了谢系的话，对司机说。

出租车穿过市去，上了外环公路，斜插去了新区。当车刚驶入新区大道上时，高棘就喊停车。

新区大道两旁的灯光尽情地洒落在刚被雨水冲刷过的宽阔大道上，天际依旧飘落着似有似无的细雨，没有来往的车辆，没有人声喧哗，也没有厂房里传出的机械撞击声。谢系偶尔一想妻子沙曷睦此时正在黄浦江的游船上灯红酒绿笑逐颜开，骤然觉得自己不该和高棘到旷无人烟的新区来。高棘根本不管谢系有如此的心思，拽着谢系的右臂，脸贴在谢系的肩膀上。

“想你妻子？”高棘并没有睁开眼睛。

“不。”

“说明你在想。”

“嗯。”谢系不置可否地哼了声。

“正在上映的美国影片《大敌当前》你看了吗？”

高棘不再谈谢系的妻子了，她试图找一个轻松的话题，昨天下午她刚刚上电影院看完那部《大敌当前》，或者叫做《兵临城下》，或者叫做《激战中的较量》的影片，高棘喜欢这部影片的理由很简单，她喜欢上了影片中的狙击手，不管是那位苏俄红军，还是纳粹少校，都很酷。

“看过，不过没上电影院，看的是盗版影碟片。”提到这部影片，一种无形的压抑感就从谢系的背后产生。

“美国人也真会摆，苏联都解体那么多年了，他们却想起来拍摄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高棘的胸脯在谢系的手臂上蹭了一下，“不过我喜欢这部影片，让人心动，尤其是红军狙击手与女战士，在战壕里熟睡的人堆中，偷偷做爱的镜头。”

“……”

“你不会没看到那个镜头吧？”高棘推搡了一下谢系。

“嗯，看了。”

“那镜头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美不美？”

“一个镜头罢了。”

“可那是表现战争中人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镜头，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镜头，是一个有深远含义的，有思想的有感情的一個镜头。”

“我同意。”

“你这人有点假道学。”

“或许吧。”

“《美国丽人》中的男主角本来是该由汤姆·汉克斯出演的，可他却放弃了，要不然，他准会第三次拿到奥斯卡的最

佳男主角奖。”

“你对电影所知不少。”

“约翰·特拉沃尔塔自以为是地放弃了出演《美国舞男》、《天堂的日子》和《美人鱼》，偏要和史泰龙合作，演《龙飞凤舞》，结果使自己在好莱坞沉沦了十七年之久，若不是昆丁·塔伦蒂诺力邀他在《低俗小说》中重出江湖，恐怕这辈子这位酷哥在好莱坞的演艺生涯就算完了，吴宇森又让他接连在《断箭》、《变脸》中出演角色，如今他在《剑鱼行动》中帅着呢。”

“你该学电影专业。”

“你知道阿尔·帕西诺吗？”

“不知道。”

“《教父》总看过吧？”

“一至三集都看过。”

“就是演迈克尔·科里奥尼的演员。”

“这么说我知道，他又怎么了？”

“他放弃出演《星球大战》，让哈里森·福特大出风头；放弃出演《克莱默夫妇》，成全了达斯汀·霍夫迈；放弃了出演《现代启示录》，使马龙·白兰度再次光辉灿烂；放弃了出演《生逢7月5日》，给汤姆·克鲁斯提供了成为世界级影星的机会；还有……”

“另外一些角色，真的让帕西诺来演，并不一定就能演成功。”

“你这么想？”

“是的。”

“我也这么想。”高棘似乎沉浸在贩卖她的所拥有的电影历史知识里，“一个人在未知的角色中，存在着两种可能，

要么是演好一个角色，要么就是演砸一个角色，不好不坏，也算演砸。这样算来，一个人不出演那个角色，仅仅是失去那个角色的百分之五十，而不是百分之百。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来对待所失的话，心态或许就平和得多，你说我的分析有没有道理？”

“你今年多大？”谢系的问题使高棘没有防备。

“与我的分析有关吗？”

“有关。”谢系肯定地点点头。

高棘的手在谢系的手背上反复地抚摸了几遍，才下定决心，“二十三。”

“我在二十三岁时，从来没有想过你这么多这么深的问题。”

“所以你不到三十岁就能成为团市委宣传部长。”高棘转变话题的速度快得惊人。

“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你是读教课书上的历史长大的。”高棘窃窃一乐。

“怎么说？”

“那是专门写给孩子们看的。”

“你取笑我？”

“不，我只是说你单纯。”

“一个二十三岁的人对一个三十一岁的人说，你单纯。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

“年龄有的时候并不重要，尤其是在现在环境中的你我之间。”

“你想说明什么？”

“我在想，万一你失去如今这样的优越的工作环境，以及很有希望的未来，我敢赌，你肯定想到自杀。”

“不可能。”

“指什么？是不可能失去，还是不可能自杀？”

“都不可能。”谢系的语气中明显张扬着十分的自信，不过他忽然想起刚才高棘说他在团市委担任宣传部长一事，而自己根本没有对高棘提起过这码事，这让谢系觉得奇怪，“你怎么知道我在团市委的职务？”

“你妻子在市审计局当处长。”

谢系停下来脚步，一只手紧紧地握牢高棘的手，似乎一松开，高棘就会逃得没了踪影。

高棘睁开眼睛斜着看了一下谢系，又眯上了眼睛，“你妻子的父亲是市委宣传部部长。”

“你还知道什么？”

“你马上要就出任市文化局副局长。”

“你是谁？”谢系一下子把身边的高棘抱过来，盯着她看。

“我是谁并不重要。”高棘顺势把脸贴在谢系的怀里，笑着对惊讶不已的谢系说：“重要的是你当不成文化局副局长。”

这不是在愚弄我吗？

高棘的头发触着谢系的下颚，谢系放开了被他抱着的高棘，转过身去，眺望着远处，而远处除了漆黑一片，依旧漆黑一片。谢系似乎听到高棘一阵窸窣窸窣地忙乎，只是他不太在乎了，袭击而来的那份莫名的紧张，使谢系从茗典出来时的那份心情全没了，责怪自己简直是一头蠢猪，自己在自己的脖子上系上一根绳子，做出恭敬的样子把绳子的另一头交给别人牵着。远处两辆闪烁着警灯的警车朝新区大道行驶过来，谢系下意识地朝前走了几步，与高棘拉开些距离。可